

罪  
與  
罰

# 未名叢刊：24. 罪與罰（上）

實價一元六角

不許翻印

1. \* 苦悶的象徴。日本厨川白村作；魯迅譯。（八版）價五角。
2. \* 蘇俄文藝論戰。俄國楮沙克等作；任國楨譯。（三版）價三角五分。
3. 出了象牙之塔。日本厨川白村作；魯迅譯。（五版）價七角。
4. 往星中。俄國安特列夫作；李霽野譯。（再版中）價四角五分。
5. 窮人。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；韋叢燕譯。（三版）價六角五分。
6. \* 十二個。俄國勃洛克作；胡數譯。價三角五分。
7. 外套。俄國果戈理作；韋素園譯。（再版）價三角。
8. 白茶。蘇俄獨幕劇集；曹靖華譯。（再版）價五角。
9. \* 爭自由的波浪。俄國但兼珂等作；董秋芳譯。（再版）價五角五分。
10. \* 工人綏惠略夫。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；魯迅譯。（三版）價六角。

11. \* 一個青年的夢。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；魯迅譯。(五版)價八角。
12. 小約翰。荷蘭望藹覃作；魯迅譯。(再版)價八角。
13. 文學與革命。俄國特羅茨基作；韋素園與李霽野譯。(三版)價一元一角。
14. 黑假面人。俄國安特列夫作；李霽野譯。價三角五分。
15. 格里佛遊記(卷一)。英國斯偉夫特作；韋叢燕譯。(再版)價五角。
16. 格里佛遊記(卷二)。英國斯偉夫特作；韋叢燕譯。(再版)價五角五分。
17. 格里佛遊記(卷三)。英國斯偉夫特作；韋叢燕譯。(在印)
18. 格里佛遊記(卷四)。英國斯偉夫特作；韋叢燕譯。(在印)
19. 煙袋。蘇聯愛倫堡等作；曹靖華譯。(再版)價八角五分。
20. 黃花集。北歐詩歌，小品，散文集；韋素園譯。價五角五分。
21. 不幸的一羣。俄國，波蘭，美國小說選集；李霽野譯。價七角。
22. 第四十一。蘇聯拉甫列捏夫作；曹靖華譯。價七角五分。
23. 蠢貨。柴霍甫等作；曹靖華譯。價六角。

25. 罪與罰(下)。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26. | 29. 近代英國文學史(全)。英國葛斯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26. 渥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。英國葛斯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27. 拜崙時代的英國文學。英國葛斯作；韋叢燕譯。價一元三角。
28. 初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文學。英國葛斯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29. 譚尼孫時代的英國文學。英國葛斯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- 附近三十年的英國文學。美國愛斯庚作；韋叢燕譯。(即出)
30. 被侮辱與損害的(上)。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；韋素園與李齊野譯。(在印)
31. 被侮辱與損害的(下)。俄國陀思妥夫斯基作；韋素園與李齊野譯。(在印)
32. 文學中的性表現。英國加爾佛唐作；李齊野譯。(在印)

北平東城  
景山東街

未名社出版部發行。

有\*號者，上海北新書局發行。

# 未名新集

君山。韋叢燕著情詩四十首。

朝華夕拾。魯迅著回憶文十篇

地之子。臺靜農著短篇小說集

影。李齊野著短篇小說集。實

冰塊。韋叢燕著雜詩集。實價

建塔者。臺靜農著第二短篇小

我和我的魂。韋叢燕著對話體

墳。魯迅著。(三版)實價九角。

關于魯迅及其著作。臺靜農編。

近代文藝批評斷片。李齊野輯譯。價四角半。

開瑪的花園。英國霍勃著印度情詩集，韋叢燕譯。即出。

卷

一

原书空白

## 第一章

在七月初的一個例外炎熱的晚上，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地方所住的樓頂裏出來，慢慢地走着，好像躊躇似的，向K橋走去。

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。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，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，還不如說是像一個食櫥。供給他以樓頂，膳食，和侍候的女老板，在下一層樓住着，每次他出去的時候，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，廚房的門不變地老是開着。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，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，受驚的情感，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。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，就怕遇見她。



這並不是因爲他卑怯而且下流，十分相反；但是在過去有些時，他在一種用力太過了，易受刺激的情形中，幾成憂鬱病了。他變得如此完全地聚精會神于自身，與友朋隔離，他不但怕遇見他的女老板，無論誰他都怕遇見。他爲貧窮壓毀了，但是關於他的地位的焦慮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。他已經不注意于實際上重要的事情；他所有要這樣作的慾望盡消失了。無論什麼事情，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來的，于他都沒有一種真正的恐怖。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，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，不相干的閑話，聽她要錢的麻煩的要素，威嚇和怨言，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，去搪塞，去撒謊——不，不那樣，他寧願像貓一般爬下樓梯，不被看見的溜出去。

不過這天晚上，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，他變得敏銳地覺出他的恐怖了。

『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，』他想，帶着一幅古怪的笑容。『哼……是的，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，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失去』

了，這是一句格言。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，一定是很有趣的。走一步新路，說一句新話，是他們所最怕的。……但是我正說的太多了。就是因為我喋喋不休的，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。或者正是因為我什麼事都不作，我才喋喋不休的。上一個月我學習喋喋，在我的洞裏一輪幾天地思想着……殺巨人的捷克。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？那件事情我能幹麼？那件事情重大麼？一點也不重大。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，一個玩意！是的，或者就是一個玩意。」

街上的熱可怕：無風，囂亂，以及牆粉，棚架，磚瓦，和灰塵圍繞着他，以及那特別的彼得堡的臭氣，一般在夏天不能出都會的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——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疲憊不堪了的神經上苦痛地作用着。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，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，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（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），完成了這幅畫圖的令人難堪的苦狀。一種深沈的厭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刹那。順便地說一說，他是例外地英

俊，超過平均一般人的高度，苗條，骨架很適襯，帶着美麗的黑黯的眼睛和黑黯的棕黃的頭髮。不久他沈入深邃的思想裏去了，或者更正確地說，沈入完全的心靈的空漠中去了；他只是走着，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，而且並不願去觀察。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，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。在這些瞬間，他便覺出他的理想有時是糾纏起來了，他自己是很軟弱的；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嘗食物。

他穿的如此壞，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，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，都要害臊的。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，差不多無論如何缺乏衣服都不會惹出驚異的。

因為靠近乾草市場的緣故，許多壞性質的營業所，和佔優勢的作生意和作工階級的人口，擁擠在彼得堡的中心的大街小巷裏，模樣如此千變萬化的在街上都可以看見，沒有人物，無論如何古怪，會使人驚異的。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却有着這樣積壓的辛酸和侮辱，他不願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質，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。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——他們，的確，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——的時

候，事情便不同了。然而當一個醉人，不知爲着什麼緣故，正坐在一輛大馬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，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，忽然向他喊道：『嗜這里，德國賣帽子的！』盡力呼喊而且指着他——這青年人猝然停住，戰兢兢地抓住他的禮帽。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帽，但是完全破爛了，因爲年久變了色，全破而且濺污了，沒有邊，歪向一旁，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。不過，這並不是羞辱，乃全然是另一種與恐怖相關的情感捉住了他。

『這我知道，』他在迷亂中低語，『我這樣想！那是最壞的了！哼，像這樣的一樁笨活，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。不錯，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。……』牠看來好笑，而這就使牠令人注意。……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，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，只不是這件古怪東西。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，一哩遠怕都要叫人看見了，叫人記住了……關係是在這，人家記住了，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。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。……小事物，小事物正是有關係

的！哼，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。……』

他無須走遠；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；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。有一次當他迷入夢想中的時候，他曾計算過了。那時他對於那些夢想並沒有一點信心，只是以牠們的可怕的但是勇敢的造次，戲弄他自己而已。現在，一個月以後了，他開始異樣地看牠們了，雖然他在獨語中譏刺自己的無能力與無決斷，他却不知不覺地認這『可怕的』夢想爲一種要嘗試的大事，雖說這在他自己仍然並未實覺着。他現在正決然地去『預演』他的計劃，每走一步他的興奮變得越發越發猛烈。

帶着一幅下沈着的心腸和一種神經的顫抖，他走近一座大的住宅，一面對着運河，一面對着大街。這住宅是零租出去的，住着各種作工的人——成衣匠，鎖匠，厨子，各種的德國人，盡力謀生的女子，小書記，等等。這住宅兩座院子裏和兩個大門老是人來人去的。這青年人很高興一個都沒撞到他們，立刻沒被人看

見的溜過右邊的門，上樓去了。這是一條後樓梯，暗而且窄，但是他已經熟了，知道怎麼走，而且他歡喜這一切的情況：在這樣黑暗中就是最愛刺探的眼睛也用不着害怕的。

『若是我現在便如此驚嚇了，那末若果成爲事實，我真正去幹的時候，要怎麼樣呢？』當他達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不禁自問了。在那里他的進行被幾個忙着從這層樓搬家具出去的門房擋住了。他知道這層樓是一個辦文差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庭佔住着。那時這個德國人正搬出去，所以這第四層樓將來除了這老女人而外便沒人居住了。『無論如何，這是一件好事情，』他自己想，一面按老女人這層樓的鈴。鈴兒發出一陣微弱的叮噹聲，好像是錫不是銅作的似的。在這樣住宅裏的小小的層樓常常有像那樣響的鈴兒。他忘記了那個鈴兒的音調，現在牠的特別的叮噹聲好像使他想起什麼事情，而且將這事情明顯地擺在他的面前。……他發驚，現在他的神經緊張過度得可怕了。一小會之間，門開了一個小縫：老

女人顯然不相信地從門縫細看她的來賓，除了在黑暗中閃光的她的小小的兩眼外，什麼都看不見。但是她看見了在梯頭有許多人，便胆大些了，把門開大。青年人走進黑暗的入口，這是從小廚房隔開過來的。老女人站着默默地對着他，考究地看着他。她是一個六十歲的，細小的，衰枯極了老女人，有着一幅銳利的，兇惡的眼睛，和一隻尖銳的小鼻子。她的無色的，有些斑白的頭髮厚厚地抹上了油，上面也沒戴包頭。環着她的細長的，好像鷄腿一般的頸子打結的有某種破法蘭絨，而且她不顧着熱，在兩肩上披着一條髒的毛坎肩，因為年久變黃了。老女人每分鐘咳嗽，呻吟。青年人一定帶着一種很特別的表情看了她，因為一道不信任的閃光又來到她的眼中了。

『拉思科里涅珂夫，一個學生，我一月以前到過這裡來，』青年人急促地低聲說，半躬着腰，自己記着應當更謙恭些。

『我記得，先生，你到這裡來我記得十分清楚，』老女人明白地說，仍然將自

己的考究的眼睛注在他的臉上。

『現在……我又是爲着同樣的事務來的，』拉思科里涅珂夫接着說，對於老女人的不信任微覺攪亂而且發驚。『不過，她或者常是像那樣子，只是別的時候我並沒有留心看出來罷了，』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情感思想着。

老女人停息着，好像躊躇似的；於是向一邊走去，指着房門，讓她的客人在她前面走，她說：

『進去，先生。』

青年人走進去的這間小房，在那時被落日鮮明的照亮起來，牆上是黃色的紙，窗上是風呂草和綿紗的窗帷。

『那末太陽在那個時候也將像這樣照耀着！』這思想彷彿偶然從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頭閃過，他以迅速的閃視，細察房中的一切事物，盡力留心並記憶牠的佈置。但是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。家具都是很舊，黃木作的，共有一張帶



大而灣的木背的沙發，沙發前面放着一張橢圓形的棹子，兩窗間放着一張上面安有一面鏡子的梳妝檯，椅子順牆放着，兩三張幾分錢一張的帶黃邊的畫片，畫着日耳曼小姐手中擎着鳥兒——就是這。在牆角處有一隻亮在一個小聖像前點着。一切東西都很潔淨；地板和家具都擦得明亮了；一切東西都發光。

『理薩威泰做的活，』青年人想道。在這全層樓上看不見一點灰塵。

『就是在惡毒的老寡婦們的住宅裏找得着這樣的潔淨，』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。他向那進入另一小房的門上面的棉簾，偷投以好奇的閃視，在那間小房裏放着老女人的牀和帶抽屜的大櫃，他先前從沒有向那房裏面看過。這兩間房子做成整個人家。

『你是什麼事？』老女人嚴肅地說，走進房裏，同先前一樣，站在他的面前，好注視着他的臉。

『我帶了點東西到這裏來當，』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個舊式的平面的銀錶，錶